

幼年少年青年

譯文叢書

托爾斯泰著

高植譯

幼年少年青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九三六號

版一渝月十年三卅國民華中
版一滬月四年六卅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巨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號 四 十 二 路 通 交 口 漢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年 青 年 少 年 幼

著 麥 斯 爾 托

譯 植 高

元 六 十 價 定

牛津托氏百年紀念版

William Lyon Phelps

自一八三二年歌德逝世後，在文學史上，托爾斯泰的孤獨的崇高是沒有倫比的。在一九二八年，對於這個問題：「誰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偉大的作家？」無論批評家抑或一般讀者，都不能有一致的回答。但是從一八九〇到一九一〇，在他的生活的最後二十年間，假如舉行普遍的投票，則結果的票數會給托爾斯泰一個支配的多數，超過所有的競爭者。

雖然在血統上，門第上，及早年環境上他是純然俄國的人，他却是和沙氏比亞同樣特別顯然地屬於全世界的。文學上的奇事之一，便是一個如此澈底而又澈底的俄國的作家，會奪取並佔有千百萬外國人的理智與情感。

俄國小說好像德國音樂——是世界上最好的。在其他的差異之外，有兩個特點使得俄國文學與英法、西、意的甚至德國的文學不同。俄國古老；俄國文學，若就其令世界發生興趣這一點上看來，却是新的。俄國文學與美國文學是孿生子，彼此

只在年齡上相似。在十九世紀初年，美國文學起始好像一個學語的、模仿英國父母的嬰兒。俄國文學起始好像一個從八個世紀的睡眠中醒轉過來而能言語的巨人。似乎是世界曾經久已注視這個巨人的睡眠，詫異着在他醒轉時他要說些什麼。

第二個差異之點是由于在南歐及西歐發生了那麼大影響的文藝復興，並沒有影響俄國。俄國文學傳統之比較的缺如，這也許是部分的原因。當偉大的俄國人開始寫小說時，他們無須對抗壓迫的傳統。他們僅僅表現人生。

在他的大部分的事業中，托爾斯泰，因為他精神上的內戰，是一個不幸的人。假如有人例證了「保羅達羅馬人書」中的第七章，這個人便是托爾斯泰。假如他是較不熱情或較不方正，他會許更接近寧靜。

似乎他要我們相信，當他年屆五十而接受了基督教的習慣時，他的生活上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但是沒有人能夠閱讀他的日記而不看到他始終是同一個人。實際上他的所有的小說都是自傳式的，按照一般的意義，這對於人類思想所產生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但是托爾斯泰的小說是自傳式的而屠格涅夫的，切霍夫的，甚至道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却不是的。從「幼年少年青年」到「黑暗中的光明」（真正說明他最後逃開家庭的戲劇），托爾斯泰的書都是懺悔式的。這是他的小說似乎那麼驚人

地忠實于生活的一個原因。他們似乎忠實，因為牠們是忠實的。

在他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之前，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中寫過，那妨礙正直道路的三件事是賭博，情慾，虛榮。他寫着，「在一己幸福之外而無其他目標的人是壞人。以他人之稱譽為目標的人是弱者。以他人之幸福為目標的人是善人。以上帝為目標的人是偉人！」

一八五二年九月六日，托爾斯泰的第一篇文學作品，僅以首字母署名的幼年，發表在俄國的刊物上。他寄這篇原稿給編輯時，僅存着一種微薄的希望——這稿子「可用」。在採用的信來到時，托爾斯泰感覺到了每個尙能記得他的初次投稿嘗試的人所有的所了解的那種喜悅。「牠使我快樂到愚蠢的程度」，他這麼寫在日記裏。出版人誠意地稱贊這個青年的天才，並為他的「簡單與真實」所感服，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些正是他的後來的作品的基本特質。少年出現于一八五四，青年出現于一八五七。當道斯托也夫斯基在西比利亞得到兩冊登載着幼年與少年的刊物時，他被感動了，他寫了信問朋友，「這位神秘的 I. n. T. 是誰呢？」在少年與青年發表的中間，屠格涅夫寫到這位新人，「當這酒釀成時，便有宜於諸神的飲料了」。

幼年、少年、青年不是偉著，但即使這就是我們得自作者的一切，我們也會明

白這是一個偉人所寫的。在生活多于藝術這一點上，牠類似他所有的後來的作品。牠充滿着清皙的觀察，照像的詳細；牠在結構的美麗上所缺的，在可確證的真實上得到了補償。我們不是讀這本書，而是生活在這本書裏。我們共感這個少年的經驗，因為雖然他是俄國環境中的俄國人，我們却在內心裏感覺到他的行為與思想的真實。在文學上第一次出現了托爾斯泰的那種風格，從某一觀點看來，這簡直不是一種風格。

序版念紀年百津牛

托爾斯泰的風格與喬治·麥來迪斯或亨利·詹姆斯的風格的差異，即是玻璃板與染色玻璃的差異。驚人的婚姻與金碗炫示了如此華美，如此複雜，如此機巧的一種風格，我們只能看着牠，而不能看透過牠；我們是如此羨慕這種風格，以致我們不能總是清皙地看到結構或人物；這種風格是華麗的，但是不透明的。按照這樣的意義，托爾斯泰是沒有風格的，沒有習氣的。我們看見人物與故事的進展而不感覺到任何中間物。假若玻璃窗洗得合式，你透過玻璃看着街上的東西，你不知道這窗子是關着還是開着，——即是說，你不知道玻璃是不是在那里，——所以甚至在讀托爾斯泰的這個早年作品時，除了實際上所發生着的事情，我們不感覺到任何東西。

我以為俄國小說的一個優點乃是牠的真誠；亨利·詹姆斯說過屠格涅夫的腦子不含有「針尖兒」的偏見。現在托爾斯泰的腦子裏有很多偏見，這表現在他的談話和他後來的論文中。但作為一個文藝作家，他一點偏見也沒有。拿着筆在手裏時，他是世界上最誠實的人。他並不比照相機的感光片有更多的偏見。我以為他比別的任何小說家更近乎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而觀察事物。

幼年少年青年具有那種無比的真實——牠和舞台上的自然（Naturalness）同樣有力而奇怪地感動我們。且看對話是如何乾脆如何富有含意；好像是我們聽見了牠們。再者，雖然作者未能達到材料的控馭，這本書的三部分却是命名正確的；這是一個前進，一個發展，而不是一個變化。主人公通過幼年的思想與觀察而前進到少年與青年。任何在大學——劍橋，牛津、耶魯，哈佛——做過學生的人，將因為叫作「大學」的那一章裏詳情的絕對真實而驚駭。各班學生都在那里，新生對他們的感想，對這種新經驗的感想，恰似我們所能記得的。這里一如別處，托爾斯泰表示出沒有客觀的詳情逃開了他；無論牠是多麼瑣屑；沒有內心的沉思是在他的把握之外，無論牠是多麼不可捉摸。

也許還需要加一句，這本書雖是青年托爾斯泰許多經驗的正確敘述，牠却是一本小說，不是傳記。

致讀者

我不免作家們的普遍弱點——致言讀者。

這種致言大都是爲了獲得讀者的好感與寬容。讀者，我也想向你說幾句；但爲了什麼目的呢？我真不知道——讓你自己去判斷吧。

每個作者——就其最廣義而言，無論他寫作的是什麼——一定會向自己設想：他的著作將發生什麼影響。爲了想像我的作品將發生的印象，我心目中必須有某一特種的讀者。

除非我心目中有了一某一特種的讀者，我如何能夠知道我的作品會不會合意呢？一部分會許合意這個人，另一部分合意另一個人，或者合意這個人的又甚至會許爲別的人所不歡喜。任何坦白地陳述的思想，無論多麼複雜，任何明白地表現的幻想，無論多麼荒謬——不會得不到某些人的同情。假如牠們能夠在這個頭腦裏產生，牠們定會找到別的頭腦發生反應。因此任何作品一定合意，但不是任何作品會全部地令人合意。

當一篇作品合意什麼人的時候，則這篇作品在我看來是完善的。每達到那種完善——每個作者希望得到完善——我只能找到一種方法，就是對於所期望的讀者的頭腦，品性，嗜好，要形成一個明白清楚的概念。

所以我要藉描寫你而開始我對你、讀者的致辭。假如你發現你不類似我所描寫的那種讀者，就不要讀我的小說——你會可以按照你的性格去找別的小說。假若你正是我所想像的你，我堅決地相信你將愉悅地閱讀我的作品，特別是因為在每一好的段節中，那激勵我的，並使我免掉我會許寫出的愚蠢文字的思想，也將令你合意。

要承認你是我所選定的讀者之一，對你的要求是很少的：只要你是感覺靈敏的，就是，在回想你至誠地所愛的一個人物時，要能夠有時由內心意地去同情，甚至撒些眼淚，只要你歡喜他而不覺得羞恥，只要你愛你的回憶，只要你是個信教的人，只要你讀我的小說，尋找那抓住你的心的部分，而不是找那使你發笑的部分，只要你不因嫉妬而輕視好團體，即使你不屬於這個團體，但要沉着地冷靜地看待牠——我就認為你是在我的選擇人物之內。總之，你要做一個有了解力的人——這個人，當我得以認識他的時候，無須要我說明我的感覺與意向，但我看到他了解我，

致讀者

我的心靈的每一音調在他心中找到反應。要把人分爲智慧與愚蠢，或者好與壞，這是困難的，我甚至覺得是不可能的；但在善了解與不善了解之間我覺得有那麼顯明的界線，我不覺地在我所認識的一切人當中畫出這條線。善了解的人的是主要顯著的特徵乃是和他們交往時的快樂——我們無須向他們說明，或解釋任何東西，但可以充分信任地把很含糊地表現的觀念傳達給他們。在感覺之間有一些微妙的無從捉摸的關係，牠們尙沒有明白的言語表現，但牠們是很明白地被了解的。我們可以向這種人勇敢地提出這種感覺與關係，說出條件。所以我的第一個要求是了解。現在爲了我的風格的粗糙以及有些地方缺少流暢，我要向你，我的讀者，作一辯白。我預先相信，當我向你說明牠的理由時，你不會苛求的。我們可以有兩種方法唱歌：從喉嚨裏唱，從胸膛裏唱。從喉嚨裏唱出的聲音，比從胸膛裏唱出的聲音更加柔軟，但在另一方面，牠却不感動你的心靈，這不是真的嗎？反之，胸膛的聲音，即使較爲粗陋，却深深感動你。至于我，即使是在最平凡的曲調中我聽到了胸膛深處發出的音調，淚水會不自覺地湧到我的眼睛裏。在文學中，情形是相同的：我們可以從理智裏去寫或者從情感裏去寫。當你從理智裏去寫的時候，文字會順從地流利地落在紙上；但當你從情感裏去寫的時候，有那麼多的思想擁進你的腦子，那麼多的

意象擁進你的想像，那麼多的憶念擁進你的心，以致字句成爲不精確，不充分，不順從，粗糙。

這也許是我錯誤，但當我着手從我的理智裏去寫時，我總是抑制我自己，並試圖只從情感裏去寫。

我一定還要向你承認一個奇怪的偏見。

按照我的意思，一個作家的、一個寫文章的作者的、人格，幾乎是詩的人格；因爲我用自傳的形式寫作並希望儘可能使你對我的主人公發生興趣，我希望不留下著作氣派的任何痕跡，並因此避免了著作氣派的一切習氣，例如學術名辭與形式的修整文句。

第一章 教師卡爾勒·伊發內支

一八××年八月十二日，正在我的第十個生日（在這天我收到了一些那麼奇異的禮品）後三天，早晨七點鐘，卡爾勒·伊發內支用棒上綁着糖紙的蠅拍打一個正飛在我頭上的蒼蠅，把我弄醒了。他打得如此笨拙，以致碰到了掛在橡木床架上的我的守護神的小像，死蒼蠅正落在我頭上。我從被褥下邊突出我的鼻子，伸出我的手扶穩了還在擺動的小像，把死蒼蠅拋到地板上，用忿怒然而睡意的眼睛看他。他，却穿着雜色填絮的化裝服，繫着一條同樣質料的腰帶，頭上戴着有紅縫的編織的小帽，腳穿軟羊皮靴，繼續順牆邊走動，看着打着蒼蠅。

「『當然我小，』我想，『但爲什麼要打攪我呢？爲什麼他不在佛洛佳的床邊打蒼蠅呢？看那里有多少蒼蠅呵！不，佛洛佳比我大。我是最小的——這就是他蹂躪我的原故。他一生所想的，只是要如何對我做出不愉快的事情，』我低語。『他明明看到他把我弄醒了，令我驚駭，使他裝作沒有注意到。可憎的人！他的化裝服和帽子和縫子都是可憎的！』」

當我在心裏這麼表示我對卡爾勒·伊發內支的惱怒時，他走到他的床前，看了看掛在床上邊飾了珠子的小跟鞋裏的鏢，把蠟拍掛到牆上的釘子上，顯然是在最好的心情中，轉向我們。

「Auf, Kinder, Auf... 's ist Zeit. Die Mutter ist schon im Saal! (起來，孩子們，起來！……時候到了。媽媽已經在飯廳裏了。)」他用仁慈的日耳曼的聲音呼喚。然後他走到我面前，坐到我的床腳頭，從荷包中取出了鼻烟壺。我裝作睡着了。卡爾勒·伊發內支先捏了一撮鼻烟，擦了鼻子，彈了手指，然後才來弄我。他開始笑樂地搔我的腳跟。

「Nun, nun, Faul enger! (呸，呸，懶東西！)」他說。

雖然我很怕被人搔癢，我却沒有跳起來或者回答他，但只把頭更向枕下藏，用全力踢，抑制笑聲。

「他多麼仁慈，多麼歡喜我們哦！我怎能夠這麼討厭他呢？」

我惱怒我自己和卡爾勒·伊發內支，又想笑又想哭：我的神經繚亂了。

「Ach, lassen Sie, Karl Ivanych! (呵，你不要惹我吧，卡爾勒·伊發內支！)」我帶着淚在眼裏喊叫，把頭從枕下伸出來。

卡爾勒·伊發內支詫異了，不再動我的腳趾，開始關切地詢問是什麼回事，是否我做了噩夢。……他的仁慈的日耳曼的臉，試圖發現我眼淚的原因時的關懷，使眼淚流得更湧了。我覺得羞，不能夠明白如何頃刻之前我會不歡喜他，認為他的化裝服，帽子，縫子是可惜的。現在，相反，這一切顯得極端可愛，甚至縫子似乎是他的善良的明證。我向他說我哭是因為一場噩夢——媽媽死了，被人抬去埋葬了。我捏造了這一切，因為我全然記不得那天夜裏我所夢見的；但當卡爾勒·伊發內支，被我的話所感動，開始安慰我的時候，我似乎覺得我真做了那個可怕的夢，而我，是爲了另一原因而流淚。

當卡爾勒·伊發內支離開了我，我在床上坐起來開始把襪子拉上我的小腳時，我的淚流得較為和緩了，但關於我所虛構的夢的憂鬱思想並沒有離開我。尼考拉，我們的侍者，一個清潔的矮子，總是嚴肅，整齊，可敬，和卡爾勒·伊發內支至好，走進來了。他帶來了我們的衣服；帶給佛洛佳一雙靴子，給我那些可惜的我仍舊穿著的有結子的鞋。我羞於讓他看到我哭，此外朝日愉快地照進窗子，佛洛佳站在洗盆架前，模擬瑪麗亞·伊發諾芙娜（我姊姊的女教師），笑得那麼高興那麼響亮，以致嚴肅的尼考拉，肩上搭着布巾，一手拿着一塊肥皂，一手拿着一罐水，也帶

着笑容說：

「算了吧，佛拉濟米爾·彼得羅維支。請來洗吧。」

我變得十分愉快了。

「Sind Sie bald fertig? (你馬上就預備好了嗎?)」卡爾勒·伊發內支的聲音從課室裏傳來。

他的聲音顯得嚴厲，不再有那感動我下淚的仁慈的調子。卡爾勒·伊發內支在書房裏是全然不同的人：他是教師。我迅速地穿了衣洗了臉，手裏還拿着刷子刷平我的濕頭髮，聽從了他的呼喚。

卡爾勒·伊發內支，鼻上戴着眼鏡，手拿着書，坐在門窗之間通常的地方。門左邊有兩個書架，其中之一是我們小孩們的，另一個是伊發內支自己的。我們的架子上有各樣的書——課本和別的：有些站着，有些倒着。只有兩大卷紅封面的*Histoire des voyages*（旅行記）端正地靠牆站着，然後是長的，厚的，大的，小的書——沒有了書的封面和沒有了封面的書。我們在娛樂之前奉命整理圖書館（卡爾勒·伊發內支大聲地如是地稱那個書架）的時候，總是把一切都堆集在那里。他自己書架上的書，即使沒有我們的這麼多，却更雜，我記得其中的三種：一冊未裝訂的